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 挑战“癌中之王”的人

怀念袁隆平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一颗稻种,填满满天下粮仓。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国家、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

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



1978年3月21日,全国科学大会上,湖南省代表袁隆平在小组会上发言。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 摄



1980年10月,我国第一个研究杂交水稻的育种家、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袁隆平(左二),经过10多年刻苦的研究实验,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协作下,攻克了制种关,使杂交水稻的研究获得全面成功,为水稻增产开辟了新的途径。新华社记者 王平 摄



2020年11月2日,袁隆平院士在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测产现场进行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代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情怀和担当。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譬如影随形。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大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对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40余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

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大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黑色周末,巨星陨落。5月22日,吴孟超院士与袁隆平院士先后辞世,举国陷入巨大的悲痛和哀悼中。人们在袁隆平院士离去的医院门口久久徘徊,泪眼婆娑,不忍离去;长沙城内悼念送别的人群,更是排起长长的队伍。在上海吴孟超院士的灵堂内,有将近一半的白花是从外地快递过来的,工作人员不断接到各种吊唁电话。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写下极富感染力的文字,通过留言、评论和转发等方式,持续不断向两位科学家致以敬意和哀思。让人更为感慨的是,追悼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年轻人。

心里有人民的人,人民一定会记得他。人们对两位院士自发的缅怀和悼念,正汇成一场声势浩大、回响不断的集体吊唁,这种发自真心的默契行动,交织着所有人的深厚情感,呈现出人民共享共担的英雄记忆。全网刷屏,众人落泪,不约而同的追忆行动,交相



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公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造星现场”。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饭桌上,在课堂里。”“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菀千重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他坦荡,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摔跤就摔跤,再爬起来就是了”;他幽默,步入耄耋之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80岁,还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攻手;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潮拉着夫人,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你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话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梦想,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吴孟超院士则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从医70多年,完成了1.6万余台肝胆手术,推动中国肝病医学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理性求实,永无止境的科学精神,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哀悼的人群中,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见过两位院士,可人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感佩他们的人格,崇敬他们的精神,就在这样的“民间传颂”中,他们的精神将得以传承。

不求名利,只为人民,方才配得上“国士”。人们对袁隆平院士的印象,是在试验田里工作的场景,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田。在这位可爱的老人身上,始终葆有中国农民的朴素气质,做事尚诚朴、居功不自傲。而“吴老想的不是一家医院的手术量,有没有竞争对手,而是希望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受益。”以大地为书,以苍生为念,两位“国士”不断创造科学高度,以赤子的暮暮之心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掌灯引路,其

袁隆平走了

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云淡,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人。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照后人。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挑战“癌中之王”的人

怀念吴孟超

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22日去世,享年99岁。2011年8月15日,新华社曾播发通稿《(走近院士)挑战“癌中之王”的人——记中科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全文如下:他的双手,灵巧自如地穿梭于患者体内,干净利落地分离凶险的肿瘤;他的目光,总是牵挂着病人的疼痛和需要,聚焦着我国肝胆外科的每一步进展……治病救人68载,年近90的吴孟超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前,书写着一位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的传奇人生。

他伴随我国肝胆外科“卧薪尝胆、走向世界”

1922年仲夏的一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州闽清县白樟乡的一个小山村里,5岁时随母亲移居马来西亚。1937年,抗战爆发,日益壮大的吴孟超萌发了回国投身抗战的念头,3年之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肝胆外科专业。

1956年的春天,当时已是第二军医大学主治医师的吴孟超,在被誉为“当代中国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已经小有名气。裘法祖对他说:“世界医学发展得很

快,但肝脏外科目前还是个薄弱学科,我国的肝胆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你真有志向的话,可以朝肝脏外科的方向发展。”从此,吴孟超和肝脏外科结下了一辈子化不开的缘。

1958年,听到一位外国权威“中国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的断言后,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字。他在压力和激励下成果迭出:提出了“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建立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进行首例中肝叶切除手术;提出了肝癌“二期手术”概念,

对一时不能切除的巨大肝癌先行综合治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切除……

吴孟超深知,唯有将临床手术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早日找到治愈肝癌的方法。自1976年以来,吴孟超就带领他的学生

在上海开展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摸索出肝癌早期诊断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初,吴孟超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研究实验室,为肝胆外科的基础研究积蓄能量。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了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他在患者面前

一心赴救,皆如至亲

我国是肝脏肿瘤的多发国家,且确诊多见中晚期,复发率高,肝癌以极高的恶性程度被称为“癌中之王”,每年都要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病人的痛苦,催生的大医的奉献。除了一颗坚定的爱国心,支撑吴孟超近70年行医道路的,是对病人的一腔热情和无私爱心。

在指导学生的一次手术中,由于动脉上一个止血钳夹得不牢,血液喷射而出,吴孟超的眼镜瞬间被血覆盖。在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凭着经验在第一时间用手指堵住了出血口。年轻的学生因为紧张,缝针时刺在了吴孟超的手指上。吴孟超泰然自若,指挥继续缝针。手术后,吴孟超把学生们叫到一起:“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这是一名医生的基本修养。”

在查房的时候,吴孟超会按病人肚子,轻轻叩击听一听;缓缓撩起病人的裤脚看看腿脚不肿;细细轻抚病人的额头,感受病人的体温是否正常;有时顺手为病人拉好衣服,弯腰把鞋子放到病人容易穿的地方。

吴孟超已经为1万多个病人开展了手术,在病人心中几乎成了“神医”的化身。“能让吴老的手摸一下,我死也无怨。”许多身患肝癌的病人说。89岁的吴孟超每天经常要做2台以上的手术。许多人对吴孟超的精力表示惊讶,更惊讶于他简朴的生活,刚刚离世的吴老爱人吴佩煜曾告诉:“一杯牛奶放几个枸杞,加个鸡蛋什么的就是他的一顿早饭,之后常常要坚持许多个小时站在无影灯下。”



上世纪60年代,吴孟超在制作肝脏血管铸型标本



2011年4月13日,年近90的吴孟超在手术后分拆患者的核磁共振结果。新华社发(张鹏摄)



2019年3月,97岁高龄的吴孟超主刀手术

大医精诚

他将技术和财富无私奉献

吴孟超拥有无数的荣誉和头衔,但他最看重的无非三个,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对病人来说是“医生”,一个对他的学生而言是“老师”。

“我的技术属于人类,吴孟超没有专利。”吴孟超从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抢了自己的风头。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吴孟超“敢为天下先”,开设了独立的肝胆外科学科;又于1979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半个世纪以来,吴孟超先后培养出的10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

吴孟超每年都会接收很多地

方医院的进修医生,手术的时候,总让进修医生尽可能地靠近他,并耐心为他们讲解手术的方法、要领和技巧。

在吴孟超兄妹7人中,他的名气最大,而钱最少。吴孟超曾劝他到国外发展的弟弟说:“我不是为了钱,要想赚钱,在国内也能成富翁。钱是身外之物,只有事业和精神是永存的。”

1996年,吴孟超就将个人积蓄的30万元加上社会各界捐赠的4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学科基金”。目前基金已发展成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总额已达1500万元。

(仇逸) 据新华社

全民追悼标注时代价值坐标

人们向两位科学家心怀天下、献身科研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对他们无愧人民、以身报国的感佩之情喷涌而出。如此情感丰沛的民间自发致敬,既是对逝者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也清晰勾勒出社会大众的道德风貌,勾勒出时代的价值坐标。

斯人已逝,其风长存。全民的悼念行动,辉映出两位科学家情怀品格的灼灼光芒。他们将一生献给了自己挚爱的国家和人民,在孜孜以求、无怨无悔中,诠释着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他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他们对人民的深情厚爱,对科学探索的无限执着,于躬体力行、深厚凝重中,影响塑造着社会大众的心理精神。哀思与缅怀,是对英雄精神的深切认同,是对科学精神的无比崇敬,是对民族脊梁的赞颂讴歌。

袁隆平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一生有两个

梦想,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吴孟超院士则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从医70多年,完成了1.6万余台肝胆手术,推动中国肝病医学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理性求实,永无止境的科学精神,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哀悼的人群中,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见过两位院士,可人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感佩他们的人格,崇敬他们的精神,就在这样的“民间传颂”中,他们的精神将得以传承。

不求名利,只为人民,方才配得上“国士”。人们对袁隆平院士的印象,是在试验田里工作的场景,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田。在这位可爱的老人身上,始终葆有中国农民的朴素气质,做事尚诚朴、居功不自傲。而“吴老想的不是一家医院的手术量,有没有竞争对手,而是希望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受益。”以大地为书,以苍生为念,两位“国士”不断创造科学高度,以赤子的暮暮之心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掌灯引路,其

功其业,其行其言,在“润物无声”中感染着许多人。人们对“心忧国之大者”的缅怀,传递着对其人格的敬重,在举国致敬里,我们看到“国士”的精神光芒,也感受到英雄价值坐标的感召力。有人说,这是一个网红的时代,年轻人追逐各自的明星偶像。但当巨星陨落,我们得以看清什么才是年轻人真正、永远的偶像。在自发的全民悼念中,在网络上让人泪目的网友留言中,在医学院、农学院学生,无数年轻人手执花圈鞠躬志哀中,我们看到两位科学家身上的家国理想、科学信念、人民情怀早已熔铸进我们的价值坐标,并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内核,被认同,被发扬,被传承。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据《中国青年报》